月汀漫錄 全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月汀說錄 全

Carpenter

月汀漫錄

三代以上雖公共之主為天子而中國土地皆封建諸侯各自為國而王圻千里之外皆是諸侯之地雖以盛德而稱三代天子所有之地固已狹小至秦郡縣天下然後中國皆天子之土地自秦以後歷年長久者漢唐宋而唐至明皇之天寶有祿山之亂因失河北戰國時燕齊趙魏四國之地皆為藩鎮所據至唐亡不能復取宋則開國之前已失燕雲十六州至徽欽被虜於金而高宗移蹕臨安遂失中原終宋之亡不能恢復唐宋雖若享國三百餘年或失河北或

東250436

失中原字内分裂不足道也獨兩漢享國四百餘年
西漢之末二百十四年爲王莽所簒大明則洪武元
年戊申去今萬曆丁酉二百三十年中間正統皇帝
雖陷虜中旋即南還疆土未有尺寸之見失唐宋固
不足言而漢則二百十四年而有王莽之僭竊大明
二百三十年而天下晏然嗚呼盛矣哉
中朝人謂外國王爲王子自我國亂離播越屢接中
朝人慣聞此語回記宋鑑仁宗紀有云北使言高麗
職貢踈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
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此謂

王子即指高麗國王王子之稱在宋時已然
中朝之俗有古今不同者禮記曰飯黍毋以箸註義
謂毋以箸貴其匙之便也今中朝抄飯皆以箸而所
謂匙者絶無莊子曰絡馬首穿牛鼻人也今中朝之
牛無穿鼻者只我國則然不知其不用匙不穿牛鼻
自何時而然當問之中朝知古今之事者矣
安市城主抗唐太宗之精兵卒全孤城其功偉矣姓
名不傳我東之書籍鮮小而然耶壬辰乱後無史而
然耶壬辰亂後天朝將官出來我國者有吳宗道謂
余曰安市城主姓名梁萬春見太宗東征記云頃見

李監司時發則云頃見唐書衍義則安市城主果是
梁萬春而又有他人守將凡二人云
萬曆己丑年赴京諸國子監將拜聖館李瑄於路上
指一衚衕曰此洞有隆福寺實京城太刹景泰帝嘗
爲僧住此寺㕥登大位景泰曾爲僧之說無他證據未
知是否㕥記四十家小說有病逸謾記陸銊鼎儀撰
中一款謂景泰帝之崩爲宦子蔣安以帛勒死容有
此理又記赴京問南城則中朝人謂長安門東偏宮
墻㕥等處其中望見宮殿比大內稍低者即是南宮
而正統以上皇居此云當竢識者證之

中朝人言宋朝南遷駐蹕臨安曰以定都舊京臣僚
扈駕来居臨安滿城居民皆開封人言語皆汴梁之
音子孫相傳至今杭州城内皆中華之語城外則皆
南音鄉讀云
萬曆己丑以宗系奏請使如京遼於重陽日拜 聖
於國子監還館時故取他道欲見路上所未見者其
路今雖未省記似是東華門迤南衚衕其衚衕頗狹
安學官以善華語在馬前先導行到其洞中半有花
盆出置路上其花樹一幹亭亭直上逐年長成之節
每節方有葉而無他傍出枝其葉頗厚而正如杜冲

之葉葉間花方盛開色白花瓣𮤧比李花而稍大且厚余謂九秋開此白花我國所無必是名花即駐馬令安生問於路傍居人則謂此花是公卿家物有官者聽言出門謂余曰俙欲買此花耶余曰非欲買也我外國人不知此花問之耳答曰此即茉莉花引手摘其花四五朶贈余余嗅之則清香擁鼻㕥記少時嘗見事文類抄中有詠茉莉花詩云雖無艶態驚群目韋有清香壓九秋則此花素以清香聞矣還館即將手中花朶問之則館夫皆云茉莉花生於南國而移植於京輦其種植頗繁云矣

登第後通官高彦明謂余曰昔年曾見李堂和宗則
言辛巳年嘉靖登極詔使唐皐修撰出來時遠接使
容齋李公問於天使曰當今天下文章誰爲第一唐
答曰天下文章以李夢陽爲第一其時崆峒致仕家
居汴梁而名動天下我國不知雖聞此言亦不肯訪
問於中原可歎近世始得崆峒集者而始知其詩文
兩極其至王李諸公極其推尊我國之知有崆峒子
晩矣
中朝人有謂張崌崍佳胤序李滄溟集而又請王鳳
洲作序鳳洲推托不作盖謂已若作序則必出張之

上將掩人所作之文而衒己之才也其終不作者實
鳳洲之謙德云
癸酉年以宗系奏請使同上使李判書後白書狀尹
棠原卓然赴京行到遼陽値操練兵部侍郞巡到遼
城城中大小官盡出迎於一二日程地數日後始聞侍
郞之行方到遼城城中大小官陪来此後始得見官
於都司閱操練即左侍郞汪道昆其後見汪侍郞南
明所著副墨及皇明十大家有汪南明文而弇州四
部稿盛稱汪伯玉始知汪侍郞即近日文章大家幸
得生同一時適於赴京之日値侍郞巡到遼城若知

其天下文章士則便當出徃路傍仰望眉宇而未及
知也至今常以為恨且後日侍郎操練之後以日費
斗金被劾不復起以終其身今見鳳州書牘與公書
謂常走一介候起居而是時節鉞尚在玄菟浿水傍
以故不得奉大教為歉當是操練出巡時也
凢易姓之際以臣弑君而簒立者如劉裕蕭道成以
下皆國祚短促好還之天道固然也獨司馬昭假成
濟之手刃高貴鄉公而司馬之晉享國百年甞窃恠
之後始深究而得其說焉司馬懿雖開簒奪之基而
未甞弑君昭之子孫雖有天下至懐愍為胡虜所擒

而被殺天之所以報昭之罪惡甚明而昭之後固已
已滅矣至晉元帝乃懿之曾孫而非昭之後懿非有
弑君之罪則其後孫享祚稍長者亦其理宜也
嘗考宋史如章惇蔡京秦檜輩皆在姦臣傳皆罪惡
萬跂後世所共稱姦人也至於高麗史姦臣傳中所
載曺敏修邊安烈事行始終未見其有姦邪之狀敏
修則只聽李穡當立前王王子之言而擁立昌邊安
烈則只私謁驪興王而已以此成罪而置之姦臣之
列爲足以服後世之人心而亦豈直筆可信之史乎
且當立前王乃穡之言探本而指而爲罪則穡將不

免爲罪首史臣以穡名儒不敢加以姦臣之名而只加於敏修而可發一笑

如李資義謀欲保護獻宗不克而死獻宗乃宣宗之子旣繼躰而爲君資義親則其舅其保護又何罪乎不克而死天也雖死足以無愧矣麗史乃傳之逆臣夫逆臣身犯亂逆資義而有此乎可慨已

廉興邦於麗季與林堅味以貪婪一時被誅至今猶云林廉而柳希齡所撰大東詩林錄詩人姓名而於廉興邦曰諫征遼被殺此則前史所無之語而希齡忽提出此言抑得之傳聞之端的者耶果若此廉固

忠於謀國者也其死似非其罪許筠言當禑納崔寧妃時興邦諫以為握兵大將之女不可備後宮以此深觸崔瑩之怒而被酷禍云未知傳信之言耶

遁村李公集字浩然官至典校寺事卒於麗季未嘗入本朝其卒也鄭宗之道傳哭之曰屈指誰知我傷心欲問天若齋曾萬里遁老又重泉慷慨驚人語清新絶俗篇即今俱已矣烏得不潸然若齋即惕若齋金九容也麗朝赴京　高皇帝以貢馬欠數命流大理道卒路中嘗有詩曰良馬五千何日到桃花館外草芊芊遁村之卒蓋與若齋同時柳叅議希齡撰大

東詩林於道村名下註乃曰入本朝止某官誣孰甚
焉爲後孫者所當辨白其寃枉也
我國 宗系辨誣時奏文中有國祖諱子春字子春
之語禮部官有疑之者問曰子春無乃仍任云者之
字耶使臣之還金叅判繼輝聞其語曰此不足疑古
人字同其名者多矣如郭子儀字子儀楊燕奇字燕
奇曰歷舉名字同者凡七人於立談之間而不待考
究冊子可謂博洽矣
恭憲大王請謚行狀即退溪所製進也勘定時齊會
景福宮之春秋館職無春秋者皆在列坐中未能記

只記金叅判重晦公與禹行狀之末有　王之先兄
榮靖王母妃之族有被罪死或流竄者盡推恩伸雪
放還之語坐中多以　榮靖王母族被罪天朝所不
知今不須提起此語令天朝知之也退溪曰諸君意
如此則此一段可刪即於坐上抹去仍曰此實　先
王盛德事雖諱之天朝我國則所當明載國乘令後
世知之也云
昔年余忝代言在銀臺遺考　襄悼王朝日記　襄
悼王一日傳敎曰　恭靖王非得罪　宗社而乃無
廟謚此是闕典今宜上謚遂謚安宗其後仍稱

恭靖而安宗之諡則竟廢不稱抑不知何故當竢博通本國典故者商之

魯山王妃宋氏沒爲官婢申叔舟欲以功臣婢子受出至於上請　光廟不許其請未久　命養育鄭眉壽於宮中

寧陽尉在謫所賜死公主沒爲順天官婢府使呂自新武人將以官婢之役使喚公主直入大廳設交椅而坐曰我王女也我雖有罪宣配于此守令豈敢加以官婢之役乎竟不得役使呂後官至刑曹判書卽呂裕吉之高祖也

中廟壬申年時議將復　昭陵柳順汀以首相獨以爲不可當廣收廷議之日有一人夢見海平府院君鄭眉壽與柳相爲角抵之戲以相較柳相不勝時鄭海平捐館未及葬矣天將明柳相冠帶將詣闕忽中風竟不起　昭陵阻搪之議不得行竟得復之云

今　上嗣服初改潛邸舊諱自下備三望皆以日字傍之字備擬而進其時職字備首望或副望未能的記而其備擬則分明遣點於今　御諱金系判繼輝追聞備擬日傍三字駭曰職字乃　恭靖王御諱若被點則當奈何幸不點耳其後　宗廟御寶爲李山

所盜設都監重造見失　御寶余爲提調與都提調
以下奉審　廟内各室冊寶第一　康獻王室中有
恭靖王上尊號玉冊其文曰臣職云云方知職字
爲　恭靖王諱而擧世無知者獨金參判知之可謂
該博矣
安城府院君李叔蕃於　光廟幼少時見之曰兒目
睛太類偭祖須友愛兄弟勿效偭祖所爲祖指　太
宗也
文宗大王手畫雪裡梅一枝併題七言律一首贈安
平大君其第二句有云却於氷雪崢嶸裡偷得春風

漏洩香他句忌未記朴叅議言親見於宋應洵僉知家云

惠莊王朝一時臣僚莫不痛惜魯山之事而至　成廟聖明之君始得忌之云

李施愛反聲言申叔舟韓明澮美權欲除君側之惡

光廟下叔舟明澮于禁府使內侍擲奸內侍言兩人皆着枷而枷輕且當項處枷孔甚廣云即命推禁府堂上輮都事于市命移囚于內苑以承旨巡警以禁軍守直十日後召見二人跣足下殿以八事自責執手而上官爵仍舊云

明廟朝沈忠宣以首相領經筵趙松崗以知經筵同入侍曰論苐舍過制松崗直斥忠宣妾家翼廊過大忠宣縮蹙背汗沾衣此後忠宣深鎖妾家翼廊不以對客只對客於小斜廊然而擬松崗吏判受點忠宣服義松崗秉直皆可敬也

恭憲王朝黃洪憲天使有先聲一日於經席問鄭林塘惟吉曰我國詔使所著詩誰爲苐一林塘對以祈順張寧次之以今觀之張靖之詩篇篇皆絶唱合其苐一而林塘之對云然何耶

柳眉巖希春愽通經籍傍及子史擧輒成誦常於講

筵臨文進啓有性理大全中語者誦過半張而不錯

眉巖旣逝後余以特進入侍筵中得聞　聖教起

南秋江伯恭不事科擧東峰非之曰余乃　英廟朝

人目見魯山時事固難立乎本朝子生於其後而不

仕則過也秋江遂有意就試但以　昭陵事可痛如

可復則吾足以仕也輒上復　昭陵疏時議譁然作

之秋江乃絶無仕宦意有時入塲只作空皮封故程

文或居魁等拆封無姓名不得叅榜云爾

見蘇齋日記於經席上三薦栗谷一日筵中自　上

問賢才蘇齋對曰李珥許曄一日於筵上薦李其可

大用一日自 上問可爲大提學者薦李珥李山海具鳳齡

黃崗金叅判重晦與同榜李俊民子修李遴叔膺及壬子榜朴啓賢同仕槐院子修問叅判曰汝常自負知人可言君沃前程叅判曰君沃雖不收斂父兄之子其位望可至兵判問我則如何曰伱雖鄉生其才猶可爲兵判然當後君沃十年而乃可得也問及叔膺曰叔膺功名可比瑄之猶可追及於伱輩也時魚瑄之方爲判事後瑄之叔膺官俱至戶判君沃子修俱至兵判其言若蓍龜云

蘇齋言晦齋於存心上功多退溪於講學上功多

又言吾東方學者見晦齋偉人見陰崖云

一時之論以慕齋樂善愛士博通典故而至於學問之功不甚着工云

退溪見晦齋答忘機堂書忘機堂者生員曹漢輔禪學之人凡五往復斂袵起敬曰不意先生之學所見之高乃至於此也

冶隱問去就之義於牧隱牧隱曰當今各行其志我華大臣與國同休戚不可去尒則可去也冶隱因定去就告歸辭於牧隱牧隱時在長湍別業贈以詩曰

鴻飛一篇在眞贋
柳叅議祖訒少業擧子業無成旣陞堂上後陳疏援
花山君權攀例請赴擧不見許柳嘗言名士如四宰
成公元勳如商山君朴某皆是不闋必須登第然後
是可傳行於世余嘗聞有此言邃柳來訪問之則良
是人之歆艶科第乃至於此耶
白四宰仁傑未釋褐嘗受業於慕齋及以翰林見罷
求爲呂州教授常往慕齋門下厥後每語乙巳年忠
順堂面對之事曰晦齋其時只合不叅其對而一死
而已何忍與李芑輩一時同對乎慕齋若在世則有

死而已決然不叅於其對也
長溪黄景文言我國家事大文書出墨草每曰國王
臣姓諱此似諱字不可用也今攷大明會典宗社祝
文皆並書皇帝姓名長溪之言暗合于此使長溪聞
之必尤自信矣
得請當出新大提學
嘉靖庚申洪贊成暹懇辭大提學政院依故事凡嘉
善以上文官皆牌招俱詣景福宮之賔廳賔廳之廊
其長凡幾間甚寬敞而宰臣之承命而來就其列者
滿於賔廳領相尚公震左相李公後慶北辟曰折而
西辟洪贊成居首其下諸宰以次在坐贊成曰故例

自擧其代薦禮判鄭公惟吉知事尹公春年同知李
公滉仍進相位前曰李某經術詞章實合此任李堅
卧林堅不出何先是賀成乞免文衡荅辭有纔見新
禮判何以有此辭人皆知 上之屬意於鄭禮判也
是日禮判來參尹知事病不來余以注書持薦單自
下而上就坐而請圈點嘉善多圈於林塘至朴公永
俊始圈於退溪圈至一窠則出而坐稟政丞前曰人
各圈一人余意三人皆合請並圈之政丞許爲即俱
圈之金參判澍在一窠之上謂朴參判曰令若被薦
我宜圈之而今未也圈臨畢持詣領相前林塘十六

圈退溪十二圈滄洲只五圈領相指滄洲名下曰此
太小我宜圈之即圈其名下滄洲以此得六圈後日
命以首薦多圈林塘拜大提此平時故事我所明知
也亂離後凡主文之出只牌時相與六曹判書而會
圈甚至朴忠侃以蔭官遽玷判書偃然圈點不之恥
人皆嗤之故事非久猶可據而兵亂後任意創出新
例仍遂行之可歎也已
嘉靖癸卯殿試尹長源入場見盧寡悔之作語同入
試場者曰作者不可及寡悔表非所長而乃爾能製
著出榜寡悔之作壯元彥久榜眼我則探花既放榜

盧果壯頭車軾第二尹春年第三長源爲二甲一名長源謂人曰我不知有渠軾終作第四名蓋我國呼車字如渠渠軾誰某之稱也姓則音車而長源呼渠者盖爲謎語以譏之也

඾齋未釋褐已以知詩名於一時成判書俔叔適一年居家不出養病熟觀杜詩作四韻詩八首自以謂得意之作可擬古人其特其亂夏山世昌亦未登第一日語夏山公曰我之此作可無愧古作聞汝友金某能辨詩高下汝可於常紙令下人寫我詩懸於竈上數十日使薰烟氣以作年久之樣以示金某而問

其爲何代詩夏山邀慕齋於親第同坐客位而判書在其内只隅辟欲聞其語夏山問曰家君檢得此詩於舊冊籠中固知是古人之作而未知宋末之作耶抑元人作耶未能明知請君辨之慕齋讀二遍曰此詩格卑既非宋末又非元詩乃今時之作又問莫是崔孤雲李牧隱之作耶曰崔李格高實非其作然在今人之作甚好他人恐未能辨此聞大鑒近讀杜詩着精思鍛鍊則可有此作或是大監之作也判書開閤而出見慕齋曰不意汝之知詩一至於此遂相對談酌穩話良久乃罷云

慕齋在驪江時陰崖自忠州希劉自牛灣來神勒寺
與慕齋會留宿時金顧叔當國謂罷散重臣會于
一處議國家事將被重罪希劉即下去昌寧別業陰
崖亦不敢來慕齋贈僧詩曰三年廢把東臺酒明月
滄江定怪嗔爲問山僧休亦笑償愆須及百花春
鄭文翼公與金濯纓俱受兩南御史之命同日辭朝
抵龍仁縣以其相善也偕宿客館之一室濯纓慷慨
論詩事語多過激文翼屢止之曰言不可若是濯纓
輒奮曰士飭亦爲此畢下之論何忍作無氣節之腐
儒耶達夜竟不相契云

金濯纓馹孫家在清道清道乃慶尚之左道也濯纓未第時每魁左道鄉試右道則權弘屢居魁而不相識俱赴會試到京一日權弘來訪濯纓濯纓倒屣出迎引坐上座問君常魁解額未知讀何書而能文乃尒弘曰他書未曾下功但熟讀通宋尒濯纓即偃卧以示輕侮之意無復賓主之禮濯纓常赴別舉兩兄駿孫驥孫以濯纓之借手而皆中初試及殿試之日濯纓代製兩兄之策而已則不製蓋欲以壯元讓其兄而已欲爲後科壯元兩兄俱登第而駿孫則第一後榜殿試考官心知濯纓之作而忌其人抑置第二

閔怙爲第一濯纓聞而恚曰閔怙何等人也痛恨不已

礪城尉言南止亭登第當唱榜之日與同年曉詣光化門外忽有一先生到紅戟階前呼南袞新來止亭趍從則其先生語止亭曰爾以不得爲壯元爲憾耶中朝則蘇東坡我國則余皆爲第二名汝可以此自慰而無憾也暗中不識誰某頗怪之使從人問於其先生傔從則乃是金馹孫云盖濯纓平日以不得爲壯元介然于懷而遣止亭爲第二因此呼止亭而所言若此以泄其平日不平之意云

申平山濩言龍仁居尹某濯纓之甥姪也濯纓與止
亭相厚之故自龍仁到京就謁止亭止亭在相位曰
太息曰世寧復如濯纓者更出乎尹曰以大鑒之文
章嘆羨外叔至此乎止亭曰爾華正不知文章家數
故所言如此耳比之於水濯纓乃江河而余則溝瀆
也爲可相方其推重如此云
許文敬稠官大宗伯時爲其外孫女擇婿嘗坐四學
試諸生於南學得廣陵李克培而妻之文敬居嘗在
南部傳之廣陵不復更葺二公清德可敬也其第今
爲柳相公塽宅云外孫女即崔有悰之女也

己卯諸賢一時之論以爲文則法漢書則法晉詩則學唐人物則以宋諸儒爲準如金元冲金大柔奇遵革是已冲菴德陽之詩已其集俱在夫人得見之固是唐調叅議草書有盛名要是晉人風格楷字宛得羲獻遺意書堂舊有漢書其題目即冲菴筆昔年余以救荒御史往忠清道則懷德舊宅冲菴夫人尚在沿道拔刺其孫出示冲菴殿試試卷字畫與漢書題相類殊有晉人筆意

昔年以直學叅玉堂一會柳眉巖以時以通政爲副學言及秦皇事余曰朞年而生子政則邯鄲之姬入

太子宮中固已過十二月而生子又於其前閏二三箇月然後方知有身則此是過十五月也何得仍爲呂不韋之子乎此必後人嫉惡秦皇太甚爲此非情之辭其實則恐是莊襄王之子無疑矣眉巖曰古人有身而有延月乃生之藥此實不韋之子直學又爲不韋所瞞過矣此說亦未可必其然至於朱子綱目於始皇晉元帝皆不書他姓之子固已不的指以繼秦繼晉也

甲午冬余以奏請使如京與副使崔立之書狀申敬叔到薊州翌日登途行穿城中將向三河而城西門

内有獨樂寺佛像甚高崔申未曾見故携二君登覽寺之東西廊房有卜筮人趙小峯来栖余輩即歷訪問之則自言紹興府人曰出其早朝所筮示我輩有曰今朝下雪高麗宰相来訪遣洒雪我輩又到頗神其術小峯令我獨入密室書所欲問之事納之小盒出而與小峯小峯熱香爐中置佛前向佛行揖禮極恭仍以其盒薰之爐香上又將其盒旋繞耳輪上數適置盒案上書所問之語無一字錯誤至崔申二君所問字數尤多而亦不差奇中有如射覆更不開見自信其説之必中曰占我行李即書曰明年正月當

有落馬之患慎之慎之及諸壯京元月念一日辭朝
望日還向通州念五日自薊州向玉田中路所騎馬
見槖駞驚逸余即墜地茫未記小峯之言立之乃言
之方覺其言之驗亦奇矣
金庾信癸酉生負壯元後登第以啓文點馬行到郭
山白晝爲鬼魅所魘而絶若有以琴絃一索急絞其
腹傍人以刀割破其絲索旋割旋續終不能斷絶計
無奈何忽自外有着布直領書生入来鬼魅自空中
作女子聲曰鄭翰林何預於君事而我欲報累世之
讎君何以作戱耶書生請於知郡曰願得竹筒一節

朱砂小許而用之知郡即給竹筒朱砂書生即裁二小紙作符文于紙上一置竹筒底一置竹筒上飛送于空中有女子隱隱號哭之聲初若近而漸而至遂庚信即蘇而起坐書生曰今雖得活不可遵從來遂而去令作假榔題曰金庚信之柩俾從大路而歸且令庚信變服由遂安山谷而還京此後庚信雖生存似若失魂者然三年竟死所謂書生莫知其所往人言書生即鄭希良鄭之不死亦驗於此庚信曾受業於鄭故不忘故情而來救云

鄭子三歲時常在黃汝獻門下余按嶺南時請見鄭

問黃蔚山平日事鄭言每侍蔚山一日蔚山忽太息
曰先朝被選書堂者凡七人李蓀金安國金安老蘇
世讓柳雲鄭士龍及我也蓀安老作相又主文金安
國蘇世讓鄭士龍亦主文主文者五人柳雲被罪早
歿猶至從二品獨我蹭蹬郎潛廢斥村居豈命耶
尹元衡爲奉常正時議將駁之李領相止之曰宰相
同生猶可爲階梯職以中殿同生可不保此職乎及
陞堂上以管押使赴京恐被罪不得生還具絫判書
時又報其必無事元衡得果無事往還深德之及乙
巳獄起李相以仲悅叔父出爲平安監司具公坐廢

而陳復昌疏陳 先朝善人不可無幼沖嗣復之初
即收叙皆元衡之力也
蘇齋以爲返䰟雖古禮我國居廬一節自是好風俗
返䰟則居於好廬與妻子混處忌衆之時多喪紀毀
敗大不可也嘗侍經席力陳居喪返䰟之非
林錦湖侮謾儕輩雖先進皆以慢語加之獨於退溪
則尊敬而不敢嘗題申靈川畫竹云靈川筆下碧琅
玕湘口高標雪月寒揀箇詩人誰得似清臞宜並退
溪看其後謫濟州退溪寄以詩和韻高義吾君我不
如書來情款溢言餘本知卞玉能成刖未必羊腸可

霞車浮海宦情今已薄買山歸計未應踈江梅落盡誰相問萬里空傳尺素書

氷岳於嘉靖乙卯倭變與諸將俱以失律謫配関西旋以立功自效移湖南興陽縣之鹿島未幾自鹿島捕全船倭寇氷岳叅於其功得放還以倭船所得贈我生綃畫美人半像美人手執白色花若嗅其香者題詩其上曰睡起重門淰淰寒鬢雲繚繞練衫單閑情只恐春將晩折得花枝獨自看唐寅手題小詩如此弁諸圖書後考天朝小說則寅乃蘇州長洲之名士以南畿解元與舉人徐經詿誤於己未會試掌考

官禮侍程敏政賣題事被罪屬吏平生更未得赴擧以文章書畫自娛頗有名於藝苑曰畫則伯虎伯虎乃寅字也以彼其才不得自振終其身良可慨也後以倭亂都城失守其畫又失之其詩亦自翹楚恐泯泯於後姑記之以悲其人之抱才不試云

申企齋凡有所作輒示申直講濩得其是正方以行於世一日以洗草宴契軸詩令申觀之讀至人間遺跡似龍騰未契於心再三諷詠企齋曰以爲未洽當邪申曰東坡所謂世間遺跡猶龍騰者謂蘭亭繭紙之眞本殉葬昭陵其摹本之傳於世者猶如龍騰謂摹

本雖非真本其筆勢猶似龍騰今用此語以對天上
寶書随水化恐未當企齋曰何可作如此看龍騰只
謂如龍之变化而無跡也不以申語爲然不改龍騰
之語而傳於世今恐申語爲是

退溪未釋褐時往還京洛嘗歷驪江之泛槎亭以謁
慕齋退溪集中有自見慕齋始知正人君子之道呂
州山僧持詩軸往謁退溪於嶺南中有慕齋企齋二
老絶句退溪次韻其絶曰二老仙遊知幾年僧來見
我臘梅天自嗟疇昔登門客淚洒遺篇雪滿顛

金慕齋常言於義洞文官有姓鄭者作閨怨詩紅樓

晝寂桄屏空一掬寒香玉砌蒹泣羅龜紋沙塞遠儁
簫疎柳又西風
申企齋謂韓智源諸葛菜絶句今之杜詩甘棠已無
召公化小菜猶傳諸葛名不有當年大星落魏園吳
圃菜渾生
昔年余承敬差之命奉使嶺南題僧軸云鄉心迢遞
白雲端南國秋風道路難馬上逢僧還一笑滿山蒼
翠要人看南溟甚賞之云
又有贈山人一絶三峯不見已三年逢着山僧一悵
然獨鶴孤雲無限意硯池何日美潺湲

鄭敎官君敬示余尹滄洲壬子秋贈别詩文章有正
脉意音爲之主此道久不傳已矣如聾瞽性情本湛
然惟意能鼓舞衆樂各相應表裡元一矩元氣信浩
然大樂安有譜調切寄文字節奏應鍾鼓嗟余讀古
書十年勤自苦一朝幸有得敢謂如目覩鄭子雖年
少其心甚慕古相從已屢問自愧無所補養氣以爲
本讀書以爲圃血氣苟不盛萬卷終鹵莽願君聽殷
勤我言出肺腑豈徒作文法學道從此取今君有遠
行寂寞歸南土追隨應久廢别離那可數贈言欲效
古我才非李杜徘徊不忍别秋風動江浦時鄭君年

甫二十而滄洲之許可已如此此詩頗有矩度可敬
奇高峯大升常言梅月堂金時習所著詩甚高其詩
才雖十人割裂一分有之其於衆文衡饒爲之云盖
心服之也
余己丑朝京時華叔陽以提督主事鈐束我輩甚㥁
館夫輩皆怨咨公侍讀學士察之子王鳳弇洲之長
女壻也其時聞同鄉居中書舍人姓秦者䂓諷之曰
尊椿學士曾使朝鮮說朝鮮津津不容口公豈可操
切其使臣若是乎公對曰固知朝鮮爲禮義之邦家
嚴常稱之然職在提督不可獨厚也一日以事呈文

公題四五字答之擲下洪譯彥純受而示之森然晉法也

曩在甲午赴京留玉河館購得淳化法帖模寫其中虞永興世南大運不測帖凡幾日副使崔立之書状申敬叔聞之而曰六十之年始模法書所成就將幾何何自苦如此余笑之而已其後倭亂天兵來救其撤回時有遊擊王立周蘇州人也余往見因作一書寄同鄉王弇州之胤王主事士騏遊擊見余書謂余曰此書字畫模倣虞永興書矣豈余點畫萬分一或得虞筆意耶

今獻彙言謂冬至後若有餘日則以所餘日數定明
年之閏月假如餘一日則來年正月有閏餘二日則
二月有閏若餘十三日以後明年無閏云隆慶六年
壬申前年即辛未其年冬至餘日只四箇日而日官
作曆以二月爲閏魚學官曾見彙言硬說錯作閏月
領監事至令更爲推筭日官猶執己見力言不差後
見大統曆則其年之閏果在二月日官得免罪責日
官南應年言作曆式言以冬至餘日爲閏此法或有
不合處以月內無中氣之月爲閏正合曆數云云此
亦不可不知也

南止亭赴京時以閣老李西厓方負一時文章名持佔畢齋集而去曰門下人呈進冀得印可之語云何西厓曰此文章固好但粧點太過反為病云聞之李直長如此

林塘嘗言柳子光曾有武靈府院君兼鷹揚上將軍教常坐於東班領議政之上文翼公親見而說與林塘云

李煇當初有擇賢之說其說傳播李相為保全門户計令仲悦上疏自明重吉公時在政院貽書責其子曰我每以李煇為生病之人責[illegible]以交今豈可賣友

求生云
蘇齋言李仲悅以吏郎不薦尹春年春年捴疏以爲尹任殿下之逆賊元老仁廟之逆賊後來元衡兄弟雖携貳當初則一心也元老旣爲仁廟之逆賊元衡獨不爲仁廟之逆賊乎此則分明招認有同結案矣良才壁上鄭彦慤告變之後一時士類定罪時陳復昌尹春年力救蘇齋脫於死籍而只竄謫由是不死
謫珍島
蘇齋言金弘度少時學於我奉使入來珍島訪我仍言近有疏放謫客之議先生當不久放逐矣其言殊

踈脫果未久而敗尹彥久又奉使入來悰島訪我而去自是奉使者每歷訪焉

慕齋還朝之後久為禮曹判書典文衡後以兵曹判書陞二相不得為吏判乃為梁淵之所阻而然相位有闕亦不得忝於卜相云

辛酉年有封太子先聲林塘為遠接使以正姜克誠應教朴思菴兵曹正郎高敬命為從事官天使不來遠接使不去云